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八集

一



古今說部叢書

歸田詩話自序

予久羈山後。心倦神疲。舊學荒蕪。不復經理。每閒居默坐。追念少日。篤於吟事。在鄉里侍尊長。遊湖山。及勝冠以來。結朋儔。入場屋。迨尸教席。登仕途。至履患難。謫塞垣。少而壯。壯而老。日邁月征。駸駸晚境。而呻吟佔畢。猶不能輟。平日耳有所聞。目有所見。及簡編之所紀載。師友之所談論。尙歷歷胸臆間。十已忘其五六。誠恐久而併失之也。因筆錄其有關於詩道者。得百有二十條。析爲上中下三卷。目曰歸田詩話。置几案間。時加披覽。宛然如見長上而接師友。聆其訓誨之勤。而受其勸勉之益也。不覺忻然而喜。喜極而悲。悲而掩卷墮淚者屢矣。昔歐陽文忠公致仕後。著歸田錄。敘在朝舊事。謂追想玉堂。如在天上。今予老與農圃爲徒。亦竊歸田之號。雖若僭妄。然輟耕壟上。箕踞桑陰。與涼竹簟之暑風。曝茅簷之晴日。以求一息之快。地位雖殊。而心事則無異也。知我者見此。或能爲之一慨云。

洪熙乙巳中秋日存齋瞿佑序

# 古今說部叢書八集目錄

## 文藝

歸田詩話 明瞿佑

麗堂詩話 明李東陽

明季詠史百一詩 清張篤慶

## 清供

竹垞小志 清楊蟠

## 游記

驂鸞錄 宋范成大

續驂鸞錄 清張祥河

游雁蕩山記 毘陵周清原

## 遊戲

雅謔浮白齋主人

櫟誌

閩小紀清周亮工

遜齋偶筆清徐昆

古今說部叢書目錄終

歸田詩話卷上

錢塘瞿佑宗古著

鄉飲用古詩

古詩三百篇皆可弦歌以爲樂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。其餘固上下得通用也。洪武間予參臨安教職。宰縣王謙北方老儒也。歲終行鄉飲酒禮。選諸生少俊者十人。習歌鹿鳴等篇。吹笙撫琴。以調其音節。至日就講堂設宴。席地而歌之。器用疊爵。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。賓主懽醉。父老歎息稱頌。儼然有古風。後遂以爲常。凡宴飲則用之。如會友則歌伐木。勞農則歌南山。落新居則歌斯干。送從役則歌無衣。待使役則歌皇華之類。一不用世俗伎樂。識者是之。

唐三體詩序

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。子曰。詩三百。一言以蔽之曰。思無邪。此詩之體也。又曰。小子何莫學夫詩。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可以怨。邇之事父。遠之事君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此詩之用也。聖人之論詩如此。後世之論詩不容易矣。後世之

學詩者。捨此而他求可乎。近世永嘉葉止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。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。而宋亦晚矣。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。而漢魏晉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。又有所謂汝陽周伯弼者。三體法專爲四韻。五七言小律詩。設以爲有一詩之法。有一句之法。有一字之法。止於此三法。而江湖無詩人矣。唐詩前以李杜。後以韓柳爲最。姚合而下。君子不取焉。宋詩以歐蘇黃陳爲第一。渡江以後。放翁石湖諸賢詩。皆當深翫熟觀。體認變化。雖然。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。則又有向上工夫。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也。近高安沙門至天隱。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。聰達博瞻。禪熟詩熟。又從而註伯弼所集之詩。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友也。將礮砂南峯袁公之命。俾回爲序。以弁其端云。大德九年乙巳九月。紫陽山虛叟方回序。按此序議論甚正。識見甚廣。而於周伯弼所集三體詩。則深寓不滿之意。書坊所刻皆不載。而獨取裴季昌序。近見唐孟高補寫三體詩一帙。書此序於卷首。故特全錄於此。與篤於吟事者共詳參之。

## 少陵識大體



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。喜無乃聖躬。勞至今勞聖。主何以報皇。天周宣漢武。今王是。孝子忠臣後代看。神靈漢代中興主。功業汾陽異姓王。上哥舒開府。及韋左相長篇。雖極稱贊翰與見素。然必曰君王自神武。駕馭必英雄。霖雨思賢佐。丹青憶老臣。可謂知大體矣。太白作上皇西巡歌。永王東巡歌。略無上下之分。二公雖齊名。見趣不同如此。

### 太白胸次

太白詩云。剗却君山好。平鋪湘水流。巴陵無限酒。醉殺洞庭秋。是甚胸次。少陵亦云。夜醉長沙酒。曉行湘水春。然無許大胸次也。洪武間錢塘宰鄭桂芳。歎之。夥縣人能詩而好客。醉後每誦太白此四句。又誦李適之詩。避賢初罷相。樂聖且銜盃。借問門前客。今朝幾箇來。亦足以見其襟抱不凡也。桂芳有詩數百首。號樂清軒集。府教徐大章爲之序云。

### 黃鶴樓

崔顥題黃鶴樓。太白過之不更作。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。崔顥題詩在上頭。

之譏。及登鳳凰臺作詩。可謂十倍曹丕矣。蓋顥結句云。日暮鄉關何處是。烟波江上使人愁。而太白結句云。總爲浮雲能蔽日。長安不見使人愁。愛君憂國之意。遠過鄉關之念。善占地步矣。然太白別有插碎黃鶴樓之句。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。

相如琴臺

老杜琴臺詩云。茂陵多病後。尙愛卓文君。酒肆人間世。琴臺日暮雲。野花留寶靨。蔓草見羅裙。歸鳳求凰意。寥寥不復聞。寶靨羅裙。蓋詠文君服飾。而用意亦精矣。以大家數而爲此語。近於雕琢。然全篇相稱。所以不可及。近閱李琬傳。有蔓草野花。西服飾。風魂月魄。斷知聞。知其出於此。然亦善用事。

詩能解患

詩雖能致禍。然亦能解患。王維陷賊中。受僞命。祿山於凝碧池置宴作樂。維有詩云。萬戶傷心生野烟。千官何日再朝天。秋槐葉落空宮裏。凝碧池邊奏管絃。及唐收復兩京。凡汚於賊者。以五等定罪。肅宗見此詩得免。太白坐永王璘事。

繫溥陽獄。朝命崔圓鞠。問於獄中上詩曰。邯鄲四十萬。同日陷長平。能回造化筆。或冀一人生。得減死。流夜郎。東坡爲舒亶李定等所論。自湖州逮繫御史臺獄。時宰欲致之死。於獄中作詩寄子由曰。聖主如天萬物春。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滿先償債。十口無歸更累人。是處青山可埋骨。他年夜雨獨傷神。與君世世爲兄弟。更結來生未了因。柏臺霜氣夜淒淒。風動瓊瑤月向低。夢遶雲山心似鹿。魂飛湯火命如雞。眼中犀角真吾子。身後牛衣愧老妻。百歲神遊定何處。桐鄉知葬浙江西。神宗見而憐之。遂得出獄。謫授黃州團練副使。後作中秋月詞云。惟恐瓊樓玉宇。高處不勝寒。神宗覽之曰。蘇軾終是愛君。得改汝州聽便。

因詩見罪

薛令之爲太學正有詩云。初日上團團。照見先生盤。盤中何所有。苜蓿長闌干。明皇見之怒。續題云。鷓鴣鴛距長。鳳凰羽毛短。若嫌松柏寒。任逐桑榆暖。因斥去之。王維攜孟浩然在翰林。適駕至。得見。命誦所爲詩。有北闕休上書。南山歸

敵廬不才明主棄。多病故人疎之句。怒曰。卿自棄朕。朕何曾棄卿。卽放還山。惟太白召見沉香亭。應制作清平調三首。頗見優寵。然僅得待詔翰林而已。及在禁中與貴妃宴樂。妃衣褪。微露乳。以手捫之。曰。軟柔新剝雞頭肉。祿山在傍。接對云。滑膩如凝塞上酥。帝續之曰。信是胡兒只識酥。不怒而反以爲笑。謬戾如此。天下安得不亂。

涪溪中興碑

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。抑揚其詞以示意。磨崖題刻於涪溪上。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。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。繼其作者皆一律。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。非頌也。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。三頌遺音和者稀。形容寧有刺譏辭。絕憐元子春秋法。却寓唐家清廟詩。歌詠常諧琴搏拊。策書自管壁瑕疵。紛紛健筆剛題破。從此磨崖不是碑。然誠齋楊萬里涪溪賦中間云。天下之事。不易於處。而不難於議也。使夫謝奉策於高邑。稟重異於西帝。違人欲而圖功。犯衆怒而求濟。則夫千麾萬旗者。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。其論甚恕。

邊帥事

嚴武在當時。下以詩名。其節度西川有詩數首。僅載老杜集中。如云昨夜秋風入漢關。朔雲邊雪滿西山。更催飛將追驕虜。莫遣沙場匹馬還。趙雲澗尙書好誦之。曰氣魄雄壯。真邊帥事也。

採蓮詞

貢有初。秦父尙書姪也。刻意於詩。嘗謂予曰。荷葉羅裙一色裁。芙蓉花臉兩邊開。棹入橫塘尋不見。聞歌始覺有人來。王昌齡採蓮詞也。詩意謂葉與裙同色。故棹入花間不能辨。及聞歌聲。方知有人來也。用意之妙。讀者皆草草看過了。

山石句

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。有情芍藥含春淚。無力薔薇臥晚枝。拈出退之山石句。始知渠是女郎詩。初不曉所謂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。亦遺山所著。謂有情芍藥含春淚。無力薔薇臥晚枝。此秦少游春雨詩也。非不工巧。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。渠乃女郎詩也。破却工夫。何至作女郎詩。按昌黎詩云。山石犖確行

徑微。黃昏到寺蝙蝠飛。升堂坐階新雨足。芭蕉葉大梔子肥。遺山固爲此論。然詩亦相題而作。又不可拘以一律。如老杜云。香霧雲鬢溼。清輝玉臂寒。俱飛蛺蝶元相逐。並蒂芙蓉本自雙。亦可謂女郎詩耶。

淮西碑

昌黎作平淮西碑。既已登諸石。憲宗惑於讒言。詔斲其文。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。在當時莫能別其文之高下也。及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。淮西功業冠吾唐。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載斷碑人膽炙。不知世有段文昌。公論始定。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。其讀淮西碑長篇。至五十餘句。稱贊備盡。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。

陸渾山火

昌黎陸渾山火詩。造語險怪。初讀殆不可曉。及觀韓氏全解。謂此詩始言火勢之盛。次言祝融之御火。其下則水火相尅相濟之說也。題云和皇甫湜韻。湜與李翱皆從公學。文翱得公之正。湜得公之奇。此篇蓋戲效其體。而過之遠甚。東

坡有雲龍山火詩。亦步驟此體。然用意措辭。皆不逮也。

示兒詩

昌黎示兒詩云。始我來京師。止攜一束書。辛勤三十年。以有此屋廬。此屋豈爲華。於我自有餘。中堂高且新。四時登牢蔬。前榮饌賓親。冠婚之所於。庭內無所有。高樹八九株。西偏屋不多。槐榆翳空虛。松果連南亭。外有瓜芋區。主婦治北堂。饜服適戚疎。恩封高平君。子孫從朝裾。開門問誰來。無非卿大夫。不知官高卑。玉帶縣金魚。問客之所爲。峨冠講唐虞。酒食罷無爲。棊槩以相娛。躑躑媚學子。墻屏日有徒。嗟我不修飾。比肩於朝儒。詩以示兒曹。其無迷厥初。朱文公云。韓公之學見於原道。其所以自任者。不爲不重。而其平生用力深處。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。其好樂之私。日用之間。不過飲博過從之樂。所與遊者。不過一時之文士。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者。觀此詩所誇。乃感于昔日讀書之成效。極致。而上宰相囊所謂行道憂世者。則已不復言矣。其本心何如哉。按朱子所以責備者如是。乃向上第一等議論。俯而就之。使爲子弟者讀此。亦能感發。

志意知所羨慕。趨向而有以成立。不陷於卑污苟賤。而玷辱其門戶矣。韓公之子。和。登長慶四年第。和生緡。緡通四年。和七年進士。其所成立如是。亦可謂有成效矣。詩可以興。此詩有焉。

五言警句

宋蔡天啓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。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。清雨捲歸旗。子厚壁空殘月曙。門掩候蟲秋。皆為集中第一。今考之信然。

東野詩囚

遺山論詩云。東野悲鳴死不休。高天厚地一詩囚。江山萬古潮陽筆。合臥元龍百尺樓。推尊退之。而鄙薄東野至矣。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。又云我厭孟郊詩。復作孟郊語。蓋不為所取也。東野詩如食齏腸亦苦。強歌聲無歡。出門即有礙。誰謂天地寬。又云夜吟曉不休。苦吟鬼神愁。如何不自閒。心與身為讎。氣象如此。宜其一生踟躕也。惟登第云。春風得意馬蹄疾。一日看盡長安花。頗放瀟灑。然長安花一日豈能看盡。此亦讖其不至遠大之兆。



尖山險譚

柳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鋸。秋來處處割愁腸。若爲化作身千億。散上峯頭望故鄉。或謂子厚南遷。不得爲無罪。蓋雖未死。而身已上刀山矣。此語雖過。然造作險譚。讀之令人慘然不樂。未若李文饒云。獨上高樓望帝京。鳥飛猶是半年程。碧山似欲攀人住。百回千遭遶郡城。雖怨而不迫。且有戀闕之意。

顧况勉樂天

白樂天少日以詩贄顧况。况見其名。戲曰。長安米貴。居大不易。及閱其詩。有云。野火燒不盡。春風吹又生。曰。有才如此。居亦不難。宋薛奎未第時。贄謁馮魏公。首篇有囊書空自負。早晚達明君。馮掩卷謂曰。不知秀才所負何事。讀至第三篇云。千林如有喜。一氣自無私。乃曰。秀才所負如此。薛後登第。官至參政。王拱辰歐陽公皆其壻也。

昭君詞

詩人詠昭君者多矣。大篇短章。率敘其離愁別恨而已。惟樂天云。漢使却回憑

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。君王若問妾顏色。莫道不如宮裏時。不言怨恨。而慘慘舊主。高過人遠甚。其與漢恩自淺。胡自深。人生樂在相知心者。異矣。

長恨歌

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。讀者不厭其長。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。讀者不覺其短。文章之妙也。

琵琶行

樂天琵琶行云。門前冷落車馬稀。老大嫁作商人婦。東坡舉此以喻杭妓琴操。卽感悟而求落籍。龍仁夫題琵琶亭云。老大姮娥負所天。忍將離恨寄哀絃。江心正好觀秋月。却抱琵琶過別船。中含諷意。又有女子題詩船窗云。爺娘重利妾身輕。獨抱琵琶萬里行。彈到陽關齊拍手。不知元是斷腸聲。含無限悲怨。非抱器過船者比也。

樂天晚年

樂天晚年。優遊香山綠野。近乎明哲保身者。甘露之禍。王涯買餼舒元與鞏皆

預焉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。是我青山獨往時。或謂樂天幸之非也。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。蓋悲之也。晉潘岳贈石崇有白首同所歸之句。及遭刑俱赴東市。崇顧岳曰。可謂白首同所歸矣。樂天蓋用此事。彼劉夢得之靖恭佳人怨。柳子厚之古東門行。其於武元衡則真幸之矣。樂天連爲杭蘇二州刺史。皆有惠政在民。杭則有三賢堂。併林和靖蘇東坡祠之。蘇則有思賢堂。併韋應物劉夢得王仲舒范希文祠之。其遺愛猶未泯。不但以詩名也。

### 鶯鶯傳

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。以詩著名。傳入禁中。宮人能歌詠之。呼爲元才子。風流醜藉可知也。其作鶯鶯傳。蓋託名張生。複製會真詩三十韻。微露其意。而世不悟。乃謂誠有是人者。殆癡人前說夢也。唐人敘述奇。遇如后土。傳託名韋。耶無雙。傳託名仙。客往往皆然。惟沈亞之橐泉夢。記牛僧孺周秦行。記乃自引歸其身。不復隱諱。然周秦行記與僧孺所著錄。幽怪文體絕不相類。或謂乃李德裕門下士所作。以暴僧孺之犯上無禮。有僧逆意。蓋嫁禍云爾。理或然也。

夢得多感慨

劉夢得初自嶺外召還。賦看花詩云。元都觀裏桃千樹。盡是劉郎去後栽。以是再黜久之。又賦詩云。種桃道士歸何處。前度劉郎今又來。譏刺併及君上矣。晚始得還。同輩零落殆盡。有詩云。昔年意氣壓羣英。幾度朝回一字行。二十年來零落盡。兩人相遇洛陽城。又云。休唱貞元供奉曲。當時朝士已無多。又云。舊人惟有何戡在。更與殷勤唱渭城。蓋自德宗後。歷順憲穆敬文武宣凡八朝。暮年與裴白優遊綠野堂。有在人稱晚達。於樹比冬青之句。又云。莫道桑榆晚。爲霞尚滿天。其英邁之氣。老而不衰如此。

先入言爲主

予爲童子時。十月朝。從諸長上。拜南山先壠。行石磴間。紅葉交墜。先伯元範誦杜牧之停車坐愛楓林晚。霜葉紅於二月花之句。又在薦橋舊居。春日。新燕飛邊簷間。先姑誦劉夢得。舊時王謝堂前燕。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。至今每見紅葉與飛燕。輒思之。不但二詩寫景詠物之妙。亦先入之言爲主也。

還珠吟

張文昌還珠吟。君知妾有夫。贈妾雙明珠。感君綢繆意。繫在紅羅襦。妾家高樓連苑起。良人執戟明光裏。還君明珠雙淚垂。恨不相逢未嫁時。予少日嘗擬樂府百篇。續還珠吟云。妾身未嫁。父母憐。妾身既嫁。室家全。十載之前。父爲主。十載之後。夫爲天。平生未省窺門戶。明珠何由到妾邊。還君明珠恨君意。閉門自咎涕漣漣。鄉先生楊復初見而題其後云。義正詞工。使張籍見之。亦當心服。又爲序其編首。而百篇皆加評點。過蒙與進。先生元末鄉貢進士。洪武間擢知荆門州。卒于官。

華清宮

周伯弼三體詩。首載杜常華清宮詩。連用二風字。讀者不知其誤。彙見一替本。作曉乘殘月入華清。易此一字。殊覺氣味深長。

詠芭蕉

路德延儋州巖相之姪。少日詠芭蕉詩云。一種靈苗異。天然體性虛。葉如斜界

紙心似倒抽書。爲時所稱。及巖廢黜。遂不復振。屢舉不第。賦詩云。初騎竹馬詠。芭蕉曾忝名公誦。滿朝五字便容登要路。一枝還許折青霄。豈知流落萍蓬遠。不覺蹉跎歲月遙。國計未寧身未遇。竄身江海混漁樵。自述其不得志也。晚依朱友寧賦孩兒詩一百韻。或譏於友寧。謂以孩童喻之。竟以撥禍。然詩多佳句。如共指雲生岫。齊呼月上天。曲盡兒嬉之狀。又云項囊爲師日。甘羅拜相年。亦有勸勉之意。但末句云。明時方重德。勸爾減狂顛。誠若譏之矣。

鼓吹續音

元遺山編唐鼓吹。專取七言律詩。郝天挺爲之註。世皆傳誦。少日效其制。取宋金元三朝名人所作。得一千二百首。分爲十二卷。號鼓吹續音。大家數有全集者。則約取之。其或一二首。僅爲世所傳。其人可重。其事可記者。雖所作未盡善。則不忍棄去。存之以備數。此著述本意也。又謂世人但知宗唐。於宋則棄不取。衆口一辭。至有詩盛於唐。壞於宋之說。私獨不謂然。故於序文。備舉前後二朝諸家所長。不減於唐者。附以已見。而請觀者參焉。仍自爲八句題其後云。騷選

亡來雅道窮。尙於律體見遺風。半生莫售穿楊技。十載曾加刻楮功。此去未應無伯樂。後來當復有揚雄。吟窗玩味韋編絕。舉世宗唐恐未公。旣成求觀者衆。轉相傳借。或有嫉之者。藏匿其半。因是遂散失不存。再欲哀集。無復是心矣。

### 宋仁宗昭陵

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。民安俗阜。天下稱治。葬昭陵。有題詩道傍者曰。農桑不擾歲常登。邊將無功吏不能。四十二年如夢過。春風吹淚灑昭陵。惜其人姓名不傳。史臣贊之曰。帝在位四十二年。吏治若媮惰。而任事蔑殘刻之人。刑法似縱弛。而決獄多平允之士。國未嘗無嬖倖。而不足以類治世之體。朝未嘗無小人。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。君臣上下。惻怛之心。忠厚之政。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。傳曰。爲人君。止於仁。帝誠無愧焉。厥後荆公變法。至詆爲不治之朝。甚矣其肆爲強辯而不顧也。

### 宣仁后上仙

宋宣仁太后上仙。置道場內殿。有長老升法座。一僧參問曰。太后今歸何處。對

曰。太后身歸佛法。龍天上。心在兒孫社稷中。舉朝稱善。

### 富貴氣象

晏元獻公詩。不用珍寶字。而自然有富貴氣象。如梨花院落溶溶月。柳絮池塘淡淡風。樓臺側畔楊花過。簾幕中間燕子飛等句。公嘗舉此謂人云。貧兒家有此景致否。晏叔原公姪也。詞云。舞低楊柳樓心月。歌罷桃花扇底風。蓋得公所傳也。此二句勾欄中多用作門對。

### 至寶丹

王岐公詩。喜用金玉珠翠等字。世謂之至寶丹。其子明之在姑蘇有所愛。比至京師。公強畱之。逾時。作詩云。黃金零落大刀頭。玉筋歸期畫到秋。紅錦寄魚風逆浪。紫簫吹鳳月當樓。伯勞知我經春別。香蠟窺人徹夜愁。好去渡江千里夢。滿天梅雨是蘇州。句意甚工。而富豔奇巧。蓋得公家法也。

### 漁家傲

范文正守延安。作漁家傲詞曰。塞上秋來風景異。衡陽鴈去無畱意。四面邊聲



連角起。千障裏。寒烟落日孤城閉。濁酒一盃家萬里。燕然未勒歸無計。羌管悠悠霜滿地。人不寐。將軍白髮征夫淚。予久羈關外。每誦此詞。風景宛然在目。未嘗不爲之慨歎也。然句語雖工。而意殊衰颯。以總帥而所言若此。宜乎士氣之不振。所以卒無成功也。歐陽文忠呼爲窮塞主之詞。信哉。及王尙書守平涼。文忠亦作漁家傲詞送之。末云。戰勝歸來飛捷奏。傾賀酒。玉階遙獻南山壽。謂王曰。此真元帥之事也。豈記嘗譏范詞。故爲是以矯之歟。

### 謝公墩

王荆公詠謝公墩云。我名公字偶相同。我屋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來墩屬我。不應墩姓尙隨公。或謂荆公好與人爭。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。在野則與謝公爭墩。亦善謔也。然公詠史云。穰侯老擅關中事。長恐諸侯客子來。我亦暮年專一壑。每逢車馬便驚猜。則公不獨欲專朝廷。雖邱壑亦欲專而有之。蓋生性然也。

### 詠鷗詠魚

荆公詠鷗云。依倚秋風氣勢豪。似欺黃雀在蓬蒿。不知羽翼青冥上。腐鼠相隨

勢亦高。又詠小魚云。遶岸車鳴水欲乾。魚兒相逐尙相歡。無人掣入滄溟去。汝死那知世界寬。二詩皆託物興詞而有深意。

詠塔自喻

荆公詠北高峯塔云。飛來峯上千尋塔。聞說雞鳴見日升。不畏浮雲遮望眼。自緣身在最高層。鄭丞相清之詠六和塔云。經過塔下幾春秋。每恨無因到上頭。今日始知高處險。不如歸臥舊林邱。二詩皆自喻。荆公作於未大用前。安晚作於既大用後。然卒皆如其意。不徒作也。

一日歸行

荆公一日歸行云。賤貧奔走食與衣。百日奔走一日歸。生平歡意苦未盡。正欲老大相因依。空房蕭颯施幃帷。青燈半夜哭聲稀。音容想像知何處。地下相逢果是非。劉須溪云。此悼亡作也。古無復悲如此者。傅汝礪憶內云。湘臯烟草碧紛紛。淚灑東風憶細君。浪說嫦娥能入月。虛疑神女解爲雲。花陰晝坐閒金翦。竹裏春遊冷翠裙。畱得舊時殘錦在。傷心不忍讀迴文。真致雖不及。而悽惋過

之。予自遭難。與內子阻隔。十有八年。謫居山後。路遠弗及。迎取不意。遂成永別。祭文云。花冠繡服。享榮華之日淺。荆釵布裙。守困厄之時多。忍死獨居。尙圖一見。紱久別之舊事。講垂死之餘歡。促膝以擁寒爐。齊眉以酌春釀。蓋祖荆公詩意也。及讀汝礪詩。而益加悲惻焉。

溫公挽詞

呂獻可爲中丞。因劾王荆公被黜。後臥病。以手書託司馬溫公以墓銘。溫公亟省之。已暝目矣。溫公呼之曰。更有以見屬乎。復張目曰。天下事尙可爲。君實勉之。後溫公相天下。再致元祐之盛。而獻可不及見矣。及溫公薨。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。地下相逢中執法。爲言今日再昇平。蓋記其先人之言也。讀者悲之。

歸田詩話卷上終

歸田詩話卷中

錢塘瞿佑宗吉著

廬山瀑布

太白廬山瀑布詩後。徐凝有一條界破青山色之句。東坡云。帝遣銀河一派垂。古今惟有謫仙詞。飛流濺沫知多少。不爲徐凝洗惡詩。及其自題漱玉亭云。擘開青玉峽。飛出兩玉龍。蕩蕩白銀闕。沉沉水晶宮。願隨琴高生。脚踏赤鯁公。手持白芙蕖。跳下清冷中。意氣偉然。真可以追蹤太白矣。然太白又有海風吹不斷。山月照還空。亦奇妙句。惜世少稱之者。

與李之儀簡

東坡詩云。小兒不識愁。起坐牽我衣。我欲嗔小兒。老妻勸兒癡。兒癡君更甚。不樂復何爲。還坐愧此言。洗盞當我前。大勝劉伶婦。區區爲酒錢。其曠達如此。又與李之儀小簡云。伏惟起居佳勝。眷聚各安慶。無他祝。惟保愛之外。酌酒與婦飲。尙勝俗侶對。梅二丈詩云。爾梅二丈謂聖俞也。

東坡傲世

韓文公上佛骨表。憲宗怒。遠謫。行次藍關。示姪孫湘云。一封朝奏九重天。夕貶潮陽路八千。欲爲聖明除弊事。肯將衰朽惜殘年。雲橫秦嶺家何在。雪擁藍關馬不前。知汝遠來應有意。好收吾骨瘴江邊。又題臨瀧寺云。不覺離家已五千。仍將衰病入瀧船。潮陽未到吾能說。海氣昏昏水拍天。讀之令人悽然傷感。東坡則放曠不羈。出獄和韻卽云。却對酒盃渾似夢。試拈詩筆已如神。方以詩得罪。而所言如此。又云。却笑睢陽老從事。爲予投檄向江西。不以爲悲。而以爲笑。何也。至惠州云。日啖荔枝三百顆。不妨長作嶺南人。渡海云。九死南荒吾不恨。茲遊奇絕冠平生。方負罪戾。而傲世自得如此。雖曰取快一時。而中含戲侮。不可以爲法也。

詩無愁恨意

東坡詩云。寂寂東坡一病翁。白頭蕭散滿霜風。兒童誤喜朱顏在。一笑那知是酒紅。又云。公退清閒如致仕。酒餘歡適似還鄉。不妨更有安心法。臥對縈簾一

炷香。皆言閒退而無愁恨之思。至黃山谷則云。老色日上面。歡悵日去心。今既不如昔。後當不如今。讀之令人慘然不樂。

浣花醉歸圖

山谷題浣花醉歸圖云。中原未得平安報。醉裏眉攢萬國愁。能道出少陵心事。趙子昂詩云。江花江草詩千首。老盡平生用世心。亦髣髴得之。

後山不肯南豐

陳後山少爲曾南豐所知。東坡愛其才。欲牢籠於門下。不屈。有向來一瓣香。敬爲曾南豐之句。又妾薄命云。主家十二樓。一身當三千。忍著主衣裳。爲人作春妍。亦爲南豐作。然送東坡則云。一代不數人。百年能幾見。風帆目力盡。江空歲年晚。推重向慕甚至。特不肯背南豐爾。志節可尙也。一生清苦。妻子寄食外家。寄外舅郭大夫云。嫁女不離家。生男已當戶。得家信云。深知報消息。不敢問何如。况味可知也。詩格極高。呂本中選江西宗派。以嗣山谷。非一時諸人所及。

陳秦才思之異

閉門覓句陳無已。對客揮毫秦少游。山谷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。後山詩如壞牆得雨蝸成字。古屋無人燕作家。寥落之狀可想。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。蜻蜓偷眼避紅妝。豔冶之情可見。二人他作亦多類此。後山宿齋宮驟寒。或送縣半臂。卻之不服。竟感疾而終。淮海謫藤州。以玉盃汲水笑視而卒。二人於臨終。屯泰不同。又如此。信乎各有造物也。

### 崇徽公主手痕

歐陽文忠公題崇徽公主手痕云。玉顏自古爲身累。肉食何嘗與國謀。朱文公云。以議論言之。第一等議論。以詩言之。第一等詩。其全篇云。故鄉飛鳥尙啁啾。何況悲笳出塞愁。青塚芳魂知不返。翠岷遺跡爲誰留。玉顏自昔爲身累。肉食何嘗預國謀。行路至今空歎息。巖花野草自春秋。全篇前後亦相稱。公主僕固懷恩女。唐代宗册立之。以嫁吐蕃。此其出塞時所記云。

### 李酉後知鄆州

北州從事藹家聲。東土還聞政有成。組甲光寒圍夜帳。綵旗風暖看春耕。金鉞



墜鬢分行立。玉塵談詩四座傾。富貴常情誰不愛。羨君蕭灑有餘清。此歌公送李留後。知鄆州詩也。公語人云。人開口好言富貴。如此詩所誇。清而不俗。非善處富貴者不能也。

### 燕子樓

陳薦彥升彭城八詠。惟燕子樓全篇皆佳。僕射新阡狐兔遊。侍兒猶在水邊樓。風清玉簾慵欹枕。月好珠簾懶上鉤。殘夢覺來滄海闊。新詩吟罷紫蘭秋。樂天才思如春雨。斷送芳華一夜休。薩天錫過彭城一絕云。雪白楊花撲馬頭。行人春盡過徐州。夜深一片城頭月。曾照張家燕子樓。亦脫灑可誦。

### 詠二石

陳克子高題三品石云。臨春結綺今何在。屹立亭亭終不改。可憐江令負君恩。白頭仍作北朝臣。題望夫石云。望夫處。江悠悠。化爲石。不同頭。山頭日日風和雨。行人歸來石應語。二詩皆超出常格。而意警拔。不與諸作同。

### 周公禮樂

古今說部  
蔡京當國。倡爲豐亨豫大之說。以肆蠱惑其生日。天下郡國皆有饋獻。號太師生辰綱。奢侈可知也。文士錦囊玉軸。競進詩詞。獨喜周邦彥詩云。化行禹貢山川外。人在周公禮樂中。及燕山之役。其子攸與童貫北征。京寄詩云。百年盟誓宜深慮。六月師徒盡少休。緇衣堂下風光美。及早歸來捧壽甌。旣知伐遼爲非策。不於朝廷明言之。而私以諭其子。誤國不忠甚矣。周公禮樂安在哉。張商英拜相。唐子西作內前行云。周公禮樂未要作。置身姚宋亦不惡。蓋謂周公未易學。得如姚宋亦可矣。詞旨輕重要當如是。徒爲媚竈語。何益之有。

### 村學堂

曹組元寵題村學堂圖云。此老方捫蝨。衆雛爭附火。想當訓誨間。都都平丈我。語雖調笑。而曲盡村俗之狀。近吳敬夫一聯云。闌干苜蓿先生飯。顛倒天吳稚子衣。其景况可想也。

### 金明池

金明池爲宋東京遊賞之地。當時有詩云。柳外雕鞍公子過。水邊紈扇麗人行。

風景可以想見。又有人送邊帥赴任云。前隊貔貅衝曉色。後車鶯燕雜春聲。行色之盛。宛然在目。惜全篇不傳。

### 荔支詩識

徽宗於禁苑植荔支結實。以賜燕帥王安中。御製詩云。葆和殿下荔支丹。文武衣冠被百蠻。思與近臣同此味。紅塵飛轡過燕山。蓋用樊川一騎紅塵妃子笑。無人知道荔支來句意。竟成語識。

### 杏花二聯

陳簡齋詩云。客子光陰詩卷裏。杏花消息雨聲中。陸放翁詩云。小樓一夜聽春雨。深巷明朝賣杏花。皆佳句也。惜全篇不稱。葉靖逸詩。春色滿園關不住。一枝紅杏出牆來。戴石屏詩。一冬天氣如春暖。昨日街頭賣杏花。句意亦佳。可以追及之。

### 中興頌詩誤

磨崖中興碑。黃張二大篇。爲世傳誦。然各有誤。山谷云。南內淒涼誰得知。按李

輔國遷上皇居西內。非南內也。文潛云。玉環妖血無人掃。按貴妃於佛堂前縊死。非濺血也。南渡後。于湖張安國一篇。世少知者。詩云。錦襦兒啼思塞酥。重牀燎香驅羣胡。黃裙錦襪無尋處。一夜驚眠搖帳柱。朔方天子神爲謀。三郎歸來長慶樓。樓前拜舞作奇崇。中興之功不贖罪。日光玉潔十丈碑。蛟龍蟠擊與天齊。北望神京雙淚落。太息何人老文學。可繼黃張之後。

感興詩論二教

朱文公感興詩。其間二篇云。飄飄學仙侶。遺世在雲山。盜啓元命秘。竊當生死關。金鼎蟠龍虎。三年養神丹。刀圭一入口。白日生羽翰。我欲往從之。脫屣諒非難。但恐逆天道。偷生詎能安。西方論緣業。卑卑喻羣愚。流傳世代久。梯接凌空虛。顧盼指心性。名言超有無。捷徑一以開。靡然世爭趨。號空不踐實。躡彼荆棘塗。誰哉繼三聖。爲我焚其書。論二教之害。然亦有輕重。

多景樓

龍洲劉改之鎮江多景樓詩云。江流千古英雄淚。山掩諸公富貴羞。蓋自吳晉

以來立國於南者。恃長江天險。兢兢保守。北望中原。置之度外。況沙漠之境。麤  
曩之域哉。詩意蓋深寓此恨也。及至我朝太祖命將出師。直抵塞外。太宗親征  
遠逾漠北。名王貴族。悉來歸附。龍沙之地。蕩然一空。奇功偉績。真所謂雪恥酬  
百王。成功冠千古者矣。或以爲自古但聞北併南。不聞有南併北者。謬論也。

### 三高亭

吳江三高亭。祠越范蠡。晉張翰。唐陸龜蒙。或題一詩於上。云。人謂吳癡信不虛。  
追崇越相果何如。千年家國無窮恨。只合江邊祀子胥。自後過者閣筆。

### 沈園感舊

陸放翁晚年過沈園。二絕句云。落日城頭畫角哀。沈園非復舊池臺。傷心橋下  
春波綠。曾見鷺鴻照影來。夢斷香消四十年。沈園柳老不吹綿。此身行作稽山  
土。猶弔遺蹤一泣然。詩意極哀。怨初不曉所謂。後見劉克莊續詩話。謂翁初婚  
某氏。伉儷相得。而失意於舅姑。竟出之。某氏改事人。後遊沈園。邂逅相遇。翁作  
詞有錯錯錯莫莫莫之句。蓋終不能忘情焉。爾翁得年最高。有句云。世味掃除

古今說部卷  
和螭盡。生涯零落併。錐空老病已全。惟欠死。貪嗔雖去。尙餘癡。客從謝事歸時。散詩到無人愛處。工予垂老流落。途窮歲晚。每誦此數聯。輒爲之悽然。似爲予設也。

瀘溪送澹菴

王瀘溪送胡忠簡謫嶺表二詩。有癡兒不了公家事。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。秦檜見而大惡之。以謗訕流辰洲。二詩人皆傳誦。忠簡和韻。少有見者。詩云。巖耕名已振京關。未信終身袖手閒。萬卷不移顏氏樂。一生無愧伯夷班。致君自許唐虞上。待我誰能季孟間。宗社年來欠元老。蒼生拭目看來還。士氣年來弱不支。逢時言行欲俱危。不因湖外三年謫。安得江南一段奇。非我獨清緣世濁。此心誰識只天知。萬牛回首須公起。大厦將顛要力持。清峭警拔。與前詩相稱。瀘溪在辰州。人爭迎以爲師。孝宗更化許自便。光宗卽位。忠簡薦之。召對便殿。除直敷文閣。年已九十餘矣。

龍洲送簡卿

劉改之送王簡卿歸天台二詩。辛稼軒致書云。送王侍郎詩偉甚。眞所謂橫空排硬語。安帖力排羣者也。詩云。欲數人才難屈指。有如公者又東歸。班行失士國輕重。道路不言心是非。載酒青山隨處飲。吟詩玉塵爲誰揮。歸期趁得東風早。莫放梅花一片飛。千巖萬壑天台路。一日分爲兩日程。事可語人酬對易。面無慚色去留輕。放開筆下閒風月。收斂胸中舊甲兵。世事看來忙不得。百年到手是功名。予以爲可繼王瀘溪送胡澹菴詩後。又高九萬送方秋崖以諫去國云。忠言歷歷未曾行。盡載圖書出帝京。餘子但知才可忌。先生當以去爲榮。門闌竹石關心久。部曲溪山照眼明。長嘯歸歎莫惆悵。浙江風定自潮平。時人以爲不下劉龍洲送王侍郎歸天台詩。然規模機輔。皆自李師中送唐御史詩來。

姜白石雲山句

姜堯章詩云。小山不能雲。大山半爲天。造語奇特。王從周亦云。未知眞是嶽。祇見半爲雲。似頗近之。然較之唐人野水多於地。春山半是雲之句。殊覺安閒有味也。

戴石屏奇對

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。峯巒重疊。得句云。夕陽山外山。自以為奇。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。而不愜意。後行村中。春雨方霽。行潦縱橫。得春水渡傍渡之句。以對上下始相稱。然須實歷此境。方見其奇妙。

劉後村書所見

後村劉克莊絕句云。新荆闌。黎頂尙青。滿村聽講法華經。那知世有彌天釋。萬衲如雲。座下聽。謂小道易惑衆。而不知有大道也。又云。刮膜良方直萬金。國醫曾費一身心。誰知鬢髻攜籃者。也有盲人問點鍼。謂精藝難成。而小藝亦可售也。又云。黃童白叟往來忙。負鼓盲翁正作場。死後是非誰管得。滿村聽說蔡中郎。亦可感歎云。廷博案後一詩亦見陸放翁集中

龐右甫過汴京

蒼龍觀闕東風裏。黃道星辰北斗邊。月照九衢平似水。胡兒吹笛內門前。此宋龐右甫過汴京詩也。甚感慨有味。楊仲宏作紀夢詩。乃全用其一聯何也。



陸秀夫殉國

宋衛王卽位海上。秀夫爲首相。時播越海濱。庶事疏略。每朝會。秀夫獨儼然正立。如治朝。雖流離中。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。及厓山兵潰。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。卽負帝同溺。或畫爲圖者。石田林景熙賦詩云。紫宸黃閣共樓船。海氣昏昏日月偏。平地已無行在所。丹心猶數中興年。生藏魚腹不見水。死抱龍髯直上天。板蕩純臣有如此。流芳千古更無前。詞嚴義正。足以發明其心事云。

家鉉翁持節

元兵南下。次高亭。宋朝納降。吳堅爲左相。家鉉翁爲參政。與賈餘慶劉岳爲祈請使。北行。文天祥詩云。當代老儒居首揆。殿前陪拜率公卿。又云。程嬰存趙真公志。賴有忠良壯此行。前謂吳。後謂家也。至北。鉉翁抗節不屈。拘留河間。世祖崩。成宗卽位。始賜衣服。遣還鄉里。年逾八十矣。林景熙有詩送之云。瀕死孤臣雪滿顛。冰氈齧盡偶生全。衣冠萬里風塵老。名節千年日月懸。清唳秋荒遼海鶴。古魂春冷蜀山鷗。歸來親舊驚相問。禾黍離離夕照邊。可謂不負文山所期。

矣。

汪水雲賜還

水雲汪元量。宋亡。以善琴召赴大都。見世祖。不願仕。賜黃冠遣還。功主送詩云。黃金臺上客。底事又思家。歸問林和靖。寒梅幾度花。宋宮人多以詩送行者。有云。客有黃金共璧懷。如何不肯贖奴回。今朝且盡穹廬酒。後夜相思無此杯。意極悽惋。元量有詩一帙。皆敘宋亡事。如云。亂點傳籌殺六更。風吹庭燎滅還明。侍臣奏罷降元表。臣妾簽名謝道清。餘詩大抵類是。可備野史。元馬易之題其帙後云。三日錢塘海不波。子嬰繫組納山河。兵臨魯國猶絃誦。客過商墟獨嘯歌。鐵馬渡江功赫奕。銅人辭漢淚滂沱。知章喜得黃冠賜。野水閒雲一釣蓑。

案汪元量有湖山類藁五卷。水雲集一卷。予曾重刻以傳。

東魯遺黎

信雲父山東人。元兵南下。為張弘範元帥館客。文山被獲。弘範命雲父款待之。白侍談論。頗有向南之意。贈文山詩云。宗廟有靈賢相出。黔黎無患太皇明。文

山因教以詩法。卽領悟。作樂府云。東風吹落花。紛紛辭故枝。莫怨東風惡。花有再開時。文山稱賞。因贈以詩云。東魯遺黎老子孫。南方心事北方身。幾多江左腰金客。便把君王作路人。蓋是時宋臣。或有反面事北者。文山詩云。遺老猶應愧蜂蟻。故人久已化豺狼。又云。黑頭汝自誇江令。冷齒人猶笑褚公。皆有所指也。

### 敘金末事

元遺山在金末。親見國家殘破。詩多感愴。如云。高原水出山河改。戰地風來草木腥。花啼杜宇歸來血。樹挂蒼龍蛻後鱗。白骨又多兵死鬼。青山元有地行仙。燕南趙北無全土。王後盧前總故人。皆寓悲愴之意。至云神功聖德三千牘。大定明昌五十年。不忘前朝之盛。亦可念也。

### 岳鄂王墓

岳王墓詩。自董靜傳如公更緩須臾死。此虜安能八十年之後。廷博案此聯係宋葉紹翁詩。傳詩在西湖百詠可考也。趙子昂南渡君臣輕社稷。中原父老望旌旗。世皆稱誦和者二人。

亦傑作也。徐孟岳云。童大王同事已離。岳將軍死勢尤危。直教萬歲山頭雀。去  
遠黃龍塞上旗。飲馬徒聞腥鞞洛。洗兵無復望條支。湖邊一把摧殘骨。蓋世功  
成百世悲。高則誠云。莫向中原唱黍離。英雄生死繫安危。內庭不下頒師詔。絕  
漠全收大將旗。父子一門甘伏節。山河千里竟分支。孤臣尚有埋身地。二帝遊  
魂更可悲。少日過葛嶺。憶有人和韻題墓上云。山前有客祠彭越。塞上無人斬  
郅支。和支字韻亦佳。當時不能全記。再過之。則已壞之矣。又有人爲排律一首  
云。北狩君親遠。南遷將相夸。儉安依鳳嘯。抱恨寄龍沙。咨岳歸神器。遺秦載鬼  
車。結句云。太師墳上土。遺臭遍天涯。蓋江海自蔡州回。駐軍牧牛亭。命軍士於  
秦檜塚上便溺以快意。人因謂之遺臭塚云。

吳越王畫像

臨安縣城北觀音寺吳越武肅王畫像。精神雄偉。儼然如生。有僧題八句於上  
云。天與精忠不等閒。手提一劍定江山。國開吳越風塵際。功在桓文伯仲間。鐵  
券金書藏策府。錦衣玉節照鄉關。猶將忠孝遺身後。曾謂曹瞞作老姦。結句謂

錢俶納土得謚忠孝而不曉曹瞞老姦何謂。後閱郡志。武肅嘗晝寢假寐。爐火  
燂湯於前。有童子侍側。見湯沸。恐驚寢。連以水沃之。武肅窺見其所爲。後以他  
事殺是童子。每見其現形。武肅曰。吾在軍旅。殺人多矣。絕無影響。此童乃獨能  
如是。遂封爲本縣城隍神。此事與魏武伴睡而殺覆被美人相類。蓋藏伏機心  
以試人。此姦雄所爲。或恐指此。

### 宋故宮

先叔祖士衡和楊廉夫宋故宮詩云。歌舞樓臺擬汴州。可憐蠻觸戰蝸牛。臨書  
玉枕雕簷靜。行酒青衣鬪帳愁。卷土自應從亶父。滔天誰復放驩兜。臺空樹老  
寒鴉集。落日白波江上秋。廉夫喜其和兜字韻勝。蓋廉夫詩用紅兜字。元廢宋  
宮爲佛寺。西僧皆戴紅兜帽也。然結句更遒健。

### 靈巖寺

姑蘇靈巖寺。館娃宮舊基也。吳僧舟別岸一詩云。白晝娃宮宴未施。東風吹下  
越來船。捧心方妒三千女。嘗膽誰知二十年。花暗屨廊蜂蝶困。草深香徑鹿麋

眠憑欄一段傷心事。都在西山夕照邊。用意遣詞甚佳。貢有初嘗爲予稱誦之。

鸚鵡洲

崔塗鸚鵡洲詩云。曹瞞尙不能容物。黃祖何由解愛才。後無繼之者。陳剛中一篇云。大江東南來。孤洲屹枯蘚。中有千載人。殘骨寄偃蹇。惟漢黨錮禍。薦紳半摧殄。况復啖葛奴。盡使羽翼翦。天乎鸞鳳姿。乃此侶猥犬。想當落筆時。酒酣玉色洒。鸚鵡何足詠。僅以雕蟲顯。我來策蓬顛。清淚淒以泣。尙恨迷幾先。不爲無道卷。賢哉龐德公。一犁老囊峴。詞語跌宕。議論老成。誠佳作也。

子昂書歸來辭

趙子昂以宋王孫仕元朝。擅名詞翰。嘗書淵明歸去來辭。得者珍藏之。有僧題絕句於後云。典午山河半已墟。襄裳宵逝望歸廬。翰林學士宋公子。好事多應醉裏書。後人不復著筆。

虞伯生草詔

虞伯生際遇文宗。置奎章閣爲學士。天歷至順間。文治蔚然可觀。順帝爲明宗

子。文宗忌之。遠竄海南。詔書有曰。明宗在北之時。自以爲非其子。伯生筆也。文宗晏駕。寧宗立。八月崩。國人迎順帝立之。帝入太廟。斥去文宗神主。而命四方毀棄舊詔。伯生時在江西。以皮繩拴腰。馬尾縫眼。夾兩馬間。逮捕至大都。嫉之者爲十七字詩曰。自謂非其子。如今作天子。傳語老蠻子。請死。至則以文宗親改詔。呈順帝覽之曰。此朕家事。外人豈知。遂得釋。兩目由是喪明。不復能楷書。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。妃實誕仁宗。而殊承章獻太后旨。謂妃無子。生一公主。早卒。仁宗雖甚恨之。而卒不重罪。皆盛德事也。

### 薩天錫紀事

薩天錫以宮詞得名。其詩清新綺麗。自成一家。大宰相類。惟紀事一首。直言時事。不諱。詩云。當年鐵馬遊沙漠。萬里歸來會二龍。周氏君臣空守信。漢家兄弟不相容。祇知奉蠶傳三讓。豈料遊魂隔九重。天上武皇亦灑淚。世間骨肉可相逢。蓋秦定帝崩於上都。文宗自江陵入據大都。而兄周王遠在沙漠。乃權攝位。而遣使迎之。下詔四方云。謹俟大兄之至。以遂固讓之心。及周王至。迎見於上。

古今說部叢書  
都歡宴。一夕暴卒。復下詔曰。夫何相見之頃。宮車弗駕。加謚明宗。文宗遂卽真。皆武宗子也。故天錫末句云然。



歸田詩話卷下

錢塘瞿佑宗吉著

翰院憶江南

虞邵菴在翰林有詩云。屏風圍坐鬢毵毵。銀燭燒殘照暮酣。京國多年情盡改。忽聽春雨憶江南。又作風入松詞云。畫堂紅袖倚清酣。華髮不勝簪。幾回晚直金鑾殿。東風軟。花裏停驂。書詔許傳宮燭。輕羅初試朝衫。御溝冰泮水按藍。飛燕語呢喃。重重簾幕寒猶在。憑誰寄銀字泥緘。報道先生歸也。杏花春雨江南。蓋卽詩意也。但繁簡不同爾。曾見機坊以詞織成帕。爲時所貴重如此。張仲舉詞云。但畱意江南杏花春雨。和淚在羅帕。卽指此也。

退朝口號

邵菴退朝口號云。雨浥輕塵道未乾。朝回隨處借花看。牆東千樹垂楊柳。飛絮來時近馬鞍。日出風生太液波。畫橋影裏綵船過。橋頭柳色深如許。應是偏承雨露多。少日在四明從王叔載先生學詩。先生舉此詩數首云。細讀而詳味之。

古今說部叢書  
如醉後饜飫珍羞。而食宣州雪梨相似。爽口可愛也。又云。元朝諸人詩。雖以范楊虞揭並稱。然光芒變化。諸體咸備。當推道園。如宋朝之有坡公也。予謹識之。久而益信。

### 宗陽宮翫月

楊仲宏以宗陽宮翫月詩得名。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雞亂叫。江湖千里鴈相呼。挾書萬里朝明主。仗劍三年別故鄉。窗間夜雨消銀燭。城上春雲壓綵旗。空桑說法黃龍聽。貝葉繙經白馬馱。沉雄典實。先叔祖每稱之。長篇如古牆行。梅梁歌。亦皆爲時所推許。夫人瞿氏。予祖姑也。嘗以仲宏親筆草藁數紙授予。字畫端謹。而前後點竄幾盡。蓋不苟作如是。

### 羅刹江潮

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。起句云。維羅刹之巨江兮。實發源於太末。試官喜之。遂中選。蓋滿場無知羅刹爲浙江別號者。後作西湖竹枝曲云。阿姊住近段家橋。先伯元範戲之云。此段家橋創見。却與羅刹江不同也。蓋西湖斷橋以唐人